

沈約隱逸思想探原

姚振黎

壹、隱逸之義界

易曰：「天地閉，賢人隱。」（註一）又曰：「遯世无悶。」（註二）又曰：「幽人貞吉。」（註三）論語「作者七人」（註四），表以逸民之稱。又曰：「賢者辟世，其次辟地，其次辟色，其次辟言。」（註五）又曰：「虞仲、夷逸，隱居放言。」（註六）是知隱逸之人，或「藏景窮巖，蔽名愚谷，解桎梏於仁義，示形神於天壤。」（註七）或「甘心畎畝之中，憔悴江海之上。」（註八）其稱謂非一。較常見者計有：隱者、逸民、處士、處人、隱君子、高士、幽人、逸士、隱士、隱逸等，凡十種。（註九）

隱者——

論語微子：「子路遇荷蓀丈人。子曰：隱者也。」

逸民——

論語微子：「逸民：伯夷、叔齊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張、柳下惠、少連。」

處士——

荀子非十二子：「古之所謂處士者，德盛者也，能靜者也，脩正者也，知命者也，箸是者也。」

處人——

淮南子主術篇：「處人以譽尊。」

隱君子——

史記老子傳：「老子，隱君子也。」

高士——

史記魯仲連傳：「新垣衍曰：吾聞魯仲連先生，齊國之高士也。」

幽人——

後漢書逸民傳序：「光武側席幽人，求之若不及。」

逸士——

後漢書逸民傳：「嘗以講道餘隙，寓乎逸士之篇。」

隱士——

舊唐書隱逸傳序：「堅迴隱士之車。」

至若「隱逸」一詞，始見於漢書何武傳：「吏治行有茂異，民有隱逸，乃當召見，不可有所私問。」若後漢書岑彭傳（註一〇）、南史梁安成康王秀傳（註一一）亦嘗提及。唯名曰「隱逸」，而品目參差。有身隱道隱之分；身隱故稱隱者，道隱故曰賢人。有賢人之隱、荷蓀之隱；前者義深於自晦，後者事止於違人。論迹既殊，原心亦異也。（註一二）

後漢書逸民傳序將隱逸之人區分為六：或隱居以求其志，或回避以全其道，或靜己以鎮其躁，或去危以圖其安，或垢俗以動其槩，或疵物以激其清。范氏所云，容或有區分過細之嫌，蓋隱居以求其志，何嘗非回避以全其道；而垢俗以動其槩，或即疵物以激其清。然無論藏身市朝，寄跡廟堂，或閑處藪澤，超世絕俗，夫可以揚清激濁，抑貧止競，其准隱者乎！（註一三）

貳、沈約以前之隱逸詩

隱逸之人見於典籍，由來已久，論語之長沮桀溺、史記之伯夷叔齊、莊子之瞿光許由、楚辭淮南小山之招隱士，至民初之哭庵易順鼎，其中事蹟言行歷歷可考者，指不勝屈。隱士乃中國社會之產物；隱逸思想與中國文化之關係亦極密切，茲由文化、政治、經濟、個人四方面言之：

一、文化方面 中國文化之特質係以人文為本位，講求人際關係和諧、做人處世原則，故重視倫理與道德。以倫理為社會之基礎，以道德為立身之規範，衍生尚謙讓、行中庸、薄名利、鄙財富之本質。易曰：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」（註一四）孔子曰：「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」（註一五）「隱居以求其志」（註一六），影響所及，有助於隱逸思想之形成。

二、政治方面 秦廢封建置郡縣，建立中央集權制度，統一文字與度量衡，使中國成爲大一統。自秦至清末，雖經時既久，朝代更替，然代代相承之君主政治，所謂「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」(註一七)苟不欲爲帝王之臣妾，則無其他容身寄跡之土地或事業。故義不食周粟之伯夷、叔齊，唯隱逸一途。論語述而：「子貢問曰：伯夷、叔齊，何人也？孔子曰：古之賢人也。」季氏云：「伯夷、叔齊餓於首陽之下，民到于今稱之。」有唐一代，韓愈作伯夷頌謳歌之，對宣揚隱者思想，均有推波助瀾之效。

三、經濟方面 政治爲中央集權，經濟則以農爲主，農業文化之特質爲自給自足，重富足安定，而輕興革，養成安貧樂道、知足常樂、喜愛和平之習性。相傳唐堯時之擊壤歌：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。帝何力於我哉？」(註一八)老子曰：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。鄰國相望，鷄犬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來。」(註一九)隱士爲農村社會之產物，時至今日，工商經濟，資訊發達，人羣相互依存漸深，一人之力頗難自給自足，卽令淵明生當今日，固可不爲五斗米折腰，然未能遺世而獨立，殆無疑問。

四、個人方面 儒家之思想體系以爲君子當以道自任，知識分子自政治社會引身而退，係對當政者不滿所作之抗議與批判。自孔子「邦有道，則仕；邦無道，則可卷而懷之。」(註二〇)孟子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」(註二一)顯示退隱爲不得已，而道家思想之「隱」，乃是出自對個人生命與精神之珍視，以臻入世而能超世之逍遙無待。(註二二)

隱逸思想之產生既如前述，發而爲詩，自詩經衛風考槃、魏風十畝之閒、陳風衡門以降，或歌詠窮約生活，或企慕高士、隱者，嚮往山林、江海、農耕、漁樵等世外幽境，甚或以寫達爲俗累之作甚夥。現存文獻中，詩經所錄三篇，乃古今學者共認爲隱逸詩之嚆矢。(註二三) 衛風考槃：

考槃在澗，碩人之寬。獨寐寤言，永矢弗諼。考槃在阿，碩人之藹。獨寐寤歌，永矢弗過。考槃在陸，碩人之軸。獨寐寤宿，永矢弗告。

詩序云：「賢者退而窮處。」朱傳云：「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，而碩大寬廣，無戚戚之意，雖獨寐而寤言，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。」(註二四)此詩爲贊賢者隱居自矢，不求世用之詩(註二五)，敘述於山谷中獨寐寤言之樂，爲最早之隱逸詩。魏風十畝之閒：

沈約隱逸思想探原

十畝之閒兮，桑者閑閑兮，行與子還兮。十畝之外兮，桑者泄泄兮，行與子逝兮。

朱傳曰：「政亂國危，賢者不樂仕於其朝，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，故其詞如此。」

（註二六）陳風衡門：

衡門之下，可以棲遲。泌之洋洋，可以樂飢。豈其食魚，必河之魴。豈其取妻，必齊之姜。豈其食魚，必河之鯉。豈其取妻，必宋之子。

朱傳云：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。」（註二七）姚際恆曰：「此賢者隱居甘貧而無求于外之詩。一章，甘貧也；二、三章，無求也。唯能甘貧，故無求；唯能無求，故甘貧。」（註二八）「甘貧」「無求」乃隱逸之本色。以上三詩著重隱士志趣與生活環境之描述，產生於莊、荀諸書之前，代表吾國隱逸詩之雛型。至漢，有依託四皓之采芝操與紫芝歌：（註二九）

皓天嗒嗒，深谷逶迤。樹木莫莫，高山崔嵬。巖居穴處，以爲輶茵。曄曄紫芝，可以療饑。唐虞往矣，吾當安歸。（采芝操）

莫莫高山，深谷逶迤。曄曄紫芝，可以療饑。唐虞世遠，吾將何歸。駟馬高蓋，其憂甚大。富貴之長人兮，不若貧賤之肆志。（紫芝歌）

二詩嘆世俗不古，懼富貴畏人，是避世求全之作。而隱逸處所爲深居巖穴，隱士所食爲曄曄紫芝，顯現安貧精神，乃詩經中隱逸詩至楚辭招隱士之橋梁。

淮南小山之招隱士、王逸曰：「閔傷屈原，又怪其文，昇天乘雲，役使百神，似若仙者，雖身沉沒，名德顯聞，與隱處山澤無異，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。」（註三〇）王船山（註三一）與近人游國恩均以「閔傷屈原」乃曲說附會（註三二）。唯招隱士詩旨（辭爲楚國長詩）雖爲反隱逸，然藉在位者招攬隱士，以刻畫隱士所居之環境及其心志，實爲隱逸詩之另一面貌。

逮乎東漢，特有之人才選舉制度，促成競以名行稍高之上風與不顧入仕之隱者逸民，渠等以高風潔行見稱於世（註三三）。漢末知識分子對隱逸之態度，可由仲長統樂志論與述志詩（註三四）闡見一斑。述志詩二首之二云：「抗志山棲，遊心海左；元氣爲舟，微風爲柁；翱翔太清，縱意容冶。」仲氏以前，知識分子藉隱逸以追求逍遙遊放者，尙屬少數人所懷抱之高遠理想，惟經漢末政治敗壞，社會大亂，經濟崩潰，爲避亂而遁隱之心，遂在魏晉知識階層蔚爲風尚。

魏晉之時，企慕隱逸之情成爲風尚，其因有三：○曹魏出身寒族，故以刑名法術立威，世家大族頗受壓抑，遂拒參與政治，遊適私有莊園。○學術思想與道德取向原爲儒家獨尊之情勢，因動盪不安之時局，至使道家無爲思想，在魏晉知識階層中，迅速發展。○知識分子多爲世家大族，乃社會風氣之倡導者，其退隱不仕使衆目共瞻，終爲一般人企慕甚至仿效之對象。阮瑀曾不爲曹洪屈（註三五），其隱七詩：

四皓潛南岳，老萊竄河濱。顏回樂陋巷，許由安賤貧。伯夷餓首陽，天下歸其仁。
何患處貧苦，但當守明真。（註三六）

列舉古代隱士，因不堪政局敗壞而棲遁，其「安賤貧、守明真」之高行，與元瑜「辭疾避仕」（註三七），身在魏闕、心存江海之志相脗合。至若何晏擬古詩：

雙鶴比翼遊，羣飛戲太清。常恐失網羅，憂禍一旦並。豈若集五湖，順流唼浮萍。
逍遙放志意，何爲就錫驚。（註三八）

平叔雖身居高位，且屬國戚（註三九），然因憂懼己身安危，故嚮往逍遙放志、無所就錫驚恐之隱逸。嵇康述志詩二首之二：

斥鷃擅蒿林，仰笑神鳳飛。坎井躡蛭宅，神龜安所歸。恨自用身拙，任意多永思。
遠實與世殊，義譽非所希。往事既已謬，來者猶可追。何爲人事間，自令心不夷。
慷慨思古人，夢想見容輝。顧與知己遇，舒憤啓其微。巖穴多隱逸，輕舉求吾師。
晨登箕山顛，日夕不知饑。玄居養營魄，千載長自綏。（註四〇）

叔夜與魏宗室爲婚，以不能敷衍司馬氏，復捲入呂安家庭糾紛，爲鍾會所害。詩中自知不能容身於世俗，遂爲舒憤而求隱。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之三：

嘉樹下成蹊，東園桃與李。秋風吹飛藿，零落從此始。繁華有憔悴，堂上生荆杞。
驅馬捨之去，去上西山趾。一身不自保，何況戀妻子。凝霜被野草，歲暮亦云已。（註四一）

情勢憂患，欲隱逸以避世全身。詩中所言自然景物，乃爲政治、社會好景不常而設譬。

爰及西晉一統，隱逸觀念由政局不穩時，文士命如累卵之政治性逃避，轉爲精神超越；遠離現實塵垢，追求老莊玄遠，以期心靈平靜自由。張載招隱詩：

出處雖殊塗，居然有輕易。山林有悔吝，人間實多累。鶴雖翔窮冥，蒲且不能視。
鶴鷺遵泉渚，數爲矰所繫。隱顯雖在心，彼我共一地。不見巫山火，芝艾豈相離。
去來捐時俗，超然辭世僞。得意在丘中，安事愚與智。（註四二）

沈約隱逸思想探原

乃西晉文士隱逸思想之代表。何劭作贈張華詩：

四時更代謝，懸象迭卷舒。暮春忽復來，和風與節俱。俯臨清泉涌，仰觀嘉木敷。
周旋我陋圃，西瞻廣武廬。既貴不忘儉，處有能存無。鎮俗在簡約，樹塞焉足慕。
在昔同班司，今者並園墟。私願借黃髮，逍遙綜琴書。學爵茂陰下，携手共躊躇。
奚用遺形骸，忘筌在得魚。(註四三)

全篇寫隱居田園之適意生活、鄉野之自然景致，並闡揚老莊得魚忘筌之思想。張華答何劭三首之一曰：

吏道何其迫，窅然坐自拘。纓綬爲微纆，文憲焉可踰。恬曠苦不足，煩促每有餘。
良朋貽新詩，示我以游娛。穆如灑清風，煥若春華敷。自昔同寮案，於今比園廬。
衰疾近辱殆，庶幾並懸輿。散髮重陰下，抱杖臨清渠。屬耳聽鶯鳴，流目翫鯨魚。
從容養餘日，取樂於桑榆。(註四四)

茂先傷世務之勞促，而慕隱者之清幽；託足園林，寄情自然，登臨山水，耳聞鳥鳴，目翫魚游，逍遙從容之樂，流露對隱逸之嚮往。又作「贈掣仲治」(註四五)，對棲隱丘谷之士，鎮日俯仰於山水間，沉浸於玄虛空無之境，由衷讚美。

自仲長統述志詩至陸雲贈鄭曼季四首之二、三序文(註四六)，描述隱逸山水之間、觀賞自然造化，成爲追求老莊玄遠、慰藉精神鬱悶者之共同心聲。左思招隱二首之一：

杖策招隱士，荒塗橫古今。巖穴無結構，丘中有鳴琴。白雲停陰洞，丹葩曜陽林。
石泉漱瓊瑤，纖鱗或浮沉。非必絲與竹，山水有清音。何事待嘯歌，灌木自悲吟。
秋菊兼餼糧，幽蘭間重襟。躊躇足力煩，聊欲投吾簪。(註四七)

因天然勝景而興情悟理，知恬淡虛靜、與世無爭之意義，流露對隱逸之企慕。

與張載齊名之張協，因見「天下已亂，所在寇盜，遂棄絕人事，屏居草澤，守道不競，以屬詠自娛。」(註四八)所作雜詩十首之九云：

結宇窮岡曲，耦耕幽藪陰。荒庭寂以閒，幽岫峭且深。淒風起東谷，有淪與南岑。
雖無箕畢朝，膚寸自成霖。澤雉登鸛雉，寒猿擁條吟。溪壑無人跡，荒楚鬱蕭森。
投耒循岸垂，時聞樵採音。重基可擬志，迴淵可比心。養真尚無爲，道勝貴陸沉。
游思竹素園，寄辭翰墨林。(註四九)

隱者躬耕田畝，物質生活雖匱乏，然養性全真之精神生活，足以克服外在之艱困，況乎自然山水寂靜之美！此詩頗能刻畫隱者生活之清趣及享受。且自司馬篡魏，西晉統一，

知識分子之社會地位、經濟狀況，較前大為提高；可隨性順情選擇進仕或退隱之生活方式。文士融身於自然景色，閑居於莊園生活，任心自適，如「性輕躁，趨世利」(註五〇)之潘岳，歷經功名追逐後，倦怠於京都生活，作河陽縣作二首之一：

長嘯歸東山，攬未耨時苗。幽谷茂織葛，峻巖敷榮條。落英頽林趾，飛壑秀陵喬。
⊙ (註五一)

又如張翰因觸目洛都之秋景佳色，而思故鄉菰菜、蓴羹、鱸魚膾，自謂「人生貴得適志，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！」(註五二)乃決意命駕歸隱。唯所作雜詩云：

暮春和氣應，白日照園林。青條若總翠，黃華如散金。嘉卉亮有觀，顧此難久耽。
。延頸無良塗，頓足託幽深。榮與壯俱去，賤與老相尋。歡樂不照顏，慘愴發謳吟。
。謳吟何嗟及，古人可慰心。(註五三)

是篇除描摹田野景色，並激發隱者心懷壯志，不甘終老山林之意念。朱晦庵嘗謂：「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」，確為的評。(註五四)

逍遙自適之隱逸思想，自晉室渡江以後，益為顯著，且成為東晉隱逸之特色。以晉穆帝永和九年、浙江會稽山陰之蘭亭集會為例，孫總卽景而賦蘭亭詩二首之二：

地上觀山水，仰尋幽人蹤。回沼激中遠，疎竹間脩桐。因流轉輕觴，冷風飄落松。
。時禽吟長澗，萬籟吹遠峰。(註五五)

敘述詩人因觸目山水而聯想隱逸，並歌詠優游之樂。同時與會之袁矯之，以當日優游媲美古人舞雩之樂。詩曰：

西眺華文茂，俯仰晴川渙。激水流芳醪，豁爾累心散。遐想逸民執，遺音良可玩。
。古人詠舞雩，今也同斯嘆。(註五六)

遐想隱士之遺音與棲隱生活之樂。他如「游放山水，十有餘年，作遂初賦以效其意」(註五七)之孫綽，築室東山，享受隱逸之適意，所作秋日詩：

蕭瑟仲秋日，颯唳風雲高。山居感時變，遠客興長謠。疎林積涼風，虛岫結凝霽。
。湛露灑庭林，密葉辭榮條。撫茵悲先落，鬱松羨後凋。垂綸在林野，交情遠市朝。
。澹然古懷心，濠上豈伊遙。(註五八)

與公觀賞秋景佳色與垂釣閑處之時，心接玄遠、情通濠上之悟理過程，超越宋玉九辯悲秋之嘆。此一逍遙自適之隱逸態度，非局限於貴游子弟，貧如陶潛，亦「不能為五斗米折腰」而解印去職，欣欣然賦歸去來。淵明於歸園田居之後，以躬自耕讀為樂，暇暇時

沈約隱逸思想探原

「歡言酌春酒，摘我園中蔬。」(註五九)或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(註六〇)與玄遠之境冥合。

唯隱逸詩之作者，非必屬隱逸之體行者，如陸機招隱詩(註六一)與左思所作，二者意旨相同，結構相似，然士衡「好游權門」，且「以進趣獲譏」(註六二)，此乃論及沈約以前之隱逸詩所當提及者。(註六三)

叁、沈約隱逸思想形成之外緣內因

五胡亂華，中原衣冠盛族相率渡江，琅邪王司馬睿卽位建康，是爲東晉。北方則爲五胡割據，形成五胡十六國之混亂局面。其後拓跋珪建立北魏，高洋建立北齊，宇文覺建立周，史稱北朝(註六四)。東晉亡後之宋、齊、梁、陳四代，則稱南朝。

沈約生於宋文帝元嘉十八年(西元四四一)，卒於梁武帝天監十二年(西元五一三)，歷經宋、齊、梁三代，其隱逸思想之形成，可自外緣、內因二方面言之：

(一) 外 緣

一、國亂時艱，英主絕少 南朝自宋劉裕開篡奪之風，此後政權遞嬗，多出自篡弒，終使南朝成爲吾國君主弒殺最多之時期。(註六五)趙翼廿二史劄記云：

古來只有禪讓、征誅二局，其權臣奪國，則名篡弒，常相戒而不敢犯。……至曹魏則既欲移漢之天下，又不肯居篡弒之名，於是假禪讓爲攘奪。自此例一開，而晉、宋、齊、梁……皆倣之。劉裕身爲晉輔，而卽移晉祚，自後齊、梁以下諸君，莫不皆然。此又一變局也。……自劉裕篡大位，而卽戕故君，以後齊、梁……亦無不皆然。此又一變局也。(註六六)

且宋諸帝自屠骨肉，誅夷惟恐不盡。宋武九子、四十餘孫、六十七曾孫，死於非命者十之七八，無一有後於世。(註六七)休文生當內亂紛乘、政風敗壞、屠戮大行之時，復以異族侵略未嘗稍息，戰役頻仍。如：劉宋與北魏之爭戰，以文帝元嘉七年至廿九年間最爲激烈，由於連戰失利，導致宋室兵荒財殫，國力衰微；北強南弱之勢，卽肇於此時矣。逮乎南齊，皇室權力傾軋，無暇治外。

東昏侯永元二年，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，心不自安，沉疑未決，又不樂

意內徙，朝廷疑有異志，京師亦謠傳背叛，叔業遂遣其子芬之以壽陽奉表降魏，東昏侯發詔討伐，派司馬陳伯之率師逆淮水而上，爲魏軍所敗，南朝疆土，愈益蹙狹。(註六八)

史稱「齊梁之際，內興九難，外寇三作。」齊本有北伐機會，惜內部禍亂更迭，坐失恢復中原之機運。泊梁武帝初，軍容甚盛，天監六年，大敗魏師於鍾離，爲南朝少見之大捷。(註六九)惜天監十三年，壽陽一役，沿淮軍民十餘萬，均死於水禍，至此梁無力大舉，用兵不出淮水兩岸。又宋、齊、梁三朝，帝王多昏暴。如：宋孝武帝爲人荒淫猜暴，其弟南平王鑠與武昌王渾均因細故被殺。骨肉相殘中，百姓無辜遭殃者，不計其數。民間遂流行歌謠曰：「遙望建康城，小江逆流紫；前見子殺父，後見弟殺兄。」民怨可見一斑。宋明帝爲人猜忌凶狠，宋後廢帝凶狂失德。齊武帝在位十一年，政清俗美，史稱「永明之治」，然重享樂，後宮多達萬餘人。齊明帝則大事屠殺宗室諸王。(註七〇)南齊書明帝紀云：

性猜忌多慮，故輒行誅戮。潛信道術，用計數，出行幸，先占利害，南出則唱云西行，東遊則唱云北幸。簡於出入，竟不南郊。

又東昏侯紀：

嘗夜捕鼠達旦，以爲笑樂。……委任羣小，誅諸宰臣，無不如意。

趙翼廿二史劄記云：

古來荒亂之君，何代蔑有，然未有如江左宋齊兩朝之多者。……齊高武父子僅十五年而有昭業。明帝五年而有寶卷。……童昏狂暴，接踵繼出，蓋趨運之中，天方長亂，創業者不永年，繼體者必敗德，是以一朝常興，不轉盼而輒覆滅，此固氣運使然也。(註七一)

蓋國之亡，類亡於淫昏暴虐之主；敗亡之禍，必源自政綱紊亂，終使國本動搖。休文歷仕三代，經長期戰亂，生靈塗炭，對其高蹈遺世思想之養成，不無影響。

二、道德淪喪，文士遭迫 南朝四代，宮闈穢亂，色情泛濫，與兩晉時之風教凌遲，廉恥寡喪(註七二)，大率相同，唯花樣逐漸翻新。如：宋書明恭王皇后傳：「上嘗宮內大集，而羸婦人觀之，以爲歡笑。」南史宋前廢帝紀：「帝好遊華林園竹林堂，使婦人佯身相逐，有一婦人不從命，斬之。」餘若宋孝武帝、齊鬱林王妃何氏、梁臨川王宏、臨惠王王德等，無不穢名遠播，甚且有亂倫之事，宮闈醜陋若此。且彼時政權多操諸

世族之手，執政既久，形成特權階級，門第之屈伸重於國家之得失；名位得之既易，自不知愛惜羽毛。(註七三)迨乎梁代，不學無術之徒充斥朝野。顏氏家訓勉學篇云：

梁朝全盛之時，貴遊子弟，多無學術，至於諺云：「上車不落則著作，體中何如則秘書。」無不熏衣剃面，傅粉施朱，駕長簪車，跟高齒屐，坐棋子方褥，憑斑絲隱囊，列器玩於左右，從容出入，望若神仙。明經求第，則顧人答策；三九公讌，則假手賦詩。當爾之時，亦快士也。及離亂之後，朝市遷革，銓衡選舉，非復曩者之親；當路秉權，不見昔時之黨。求諸身而無所得，施之世而無所用。被褐而喪珠，失皮而露質。兀若枯木，泊若窮流。鹿獨戎馬之間，轉死溝壑之際。當爾之時，誠駑材也。

敗壞風俗之事，除驕奢縱恣，尚有華夷不分，專以教子弟學鮮卑語爲能事者。顏氏家訓教子篇：

齊朝有一士大夫，嘗謂吾曰：「我有一兒，年已十七，頗曉書疏，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，稍欲通解，以此伏事公卿，無不寵愛，亦要事也。」吾時俛而不答。異哉，此人之教子也！若由此業，自致卿相，亦不願汝曹爲之。

一時代之盛衰、國運之隆替、世風之淳澆，執政者與士大夫須負極大責任，所謂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」(註七四)上行下效，風行草偃，若宋、齊、梁三代，雖間有特立獨行，冥心孤注，不爲末流所趨，不爲頹風所靡，終能於舉世滔滔中以勁節高標，卓樹風軌者，仍無法挽狂瀾於既倒。(註七五)

南朝之君位遞傳多源於篡弒，骨肉相殘手段狠毒，既如前述，文上亦有以才高遭妒賜死者；有謀立新主失敗被殺者；或以君王不德，濫行誅戮而罹禍；或因譏議時政，以事見殺。僅以南齊書爲例。王融傳：

世祖疾篤暫絕，子良在殿內，太孫未入。……上既蘇，太孫入殿，朝事委高宗，融知子良不得立，乃釋服還省。歎曰：「公誤我。」鬱林深忿疾融，卽位十餘日，收下廷尉獄，……賜死。

他如隨郡王子隆(註七六)、謝朓(註七七)、丘巨源(註七八)，均以事見殺，或下獄死。既是朝不保夕，知識分子唯有嘆若寒蟬，或縱情於酒肉聲色之中，發而爲文，遂多山水、詠物、艷情之作；重音韻，尙唯美，其苦悶之情與頹廢之心，殆可想見。值此世局動盪，道德淪喪，人主又忌才嗜殺之環境，宋齊梁文人韜光斂芒、清虛自守之隱逸思想，於焉

生矣。

三、山川秀美，風俗奢靡 我國幅員遼闊，地理環境對文學、思想之影響，在交通便利、文化接觸頻繁之現代，其重要性自是日漸消失，唯阻於交通之古代，此一影響不容忽視。(註七九)大抵北方之地，土厚水深，苦寒燒瘠，其人多尚實際；南方之地，山水蜿蜒，草木繁茂，其人多尚虛無。故北方文學恆寫實，南方文學則富有虛無、隱逸氣息。隋書文學傳序：「江左宮雘發越，貴於清綺；河朔詞義貞剛，重乎氣質。氣質則理勝其詞，清綺則文過其質。理深者便於時用，文華者宜於詠歌。此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。」確為的論。自東晉琅琊王司馬睿即位建康後，中原名士多隨朝廷南遷。南遷之士，原以復仇雪恥為念，尚望他日能結伴還鄉。然歷經流亡遷徙，飽嚙顛沛之苦，却見江南山川明媚，水土柔和，物產豐饒，誠如左思吳都賦所云：「朱闕雙立，馳道如砥。樹以青槐，互以綠水。女蔭耽耽，清流疊疊。水浮陸行，方舟結駟。混品物而同塵，並都鄙而為一。富中之甞，財豐瓦萬。」(註八〇)南方澤國之地，水運便利，土壤膏腴，致使安土重遷，苟安自足之偏安思想漸次形成。謝靈運山居賦云：

其居也，左湖右江，往渚還江，面山背阜，東阻西傾，抱含吸吐，款跨紆縈，懸聯邪互，側直齊平。東則上田下湖，西谿南谷，石塚石流，閔圃黃竹，決飛泉於百仞，森高薄於千麓，寫長源於遠江，派深茫於近瀆。(註八一)

如是肥美明麗之土地，人民無需與環境搏鬥，謀生自易，所蘊育之精神，多崇尚虛想無為，生活易傾向逸樂放蕩。(註八二)南史循吏傳序：

宋武起自匹庶，知人事艱難，而黜己屏欲，以儉御身。……文帝幼而寬仁，入纂大業，凡百戶之鄉，有市之邑，歌謠舞蹈，觸處成羣，蓋宋世之極盛也。……永明繼運，垂心政術，十許年中，百姓無犬吠之驚，都邑之盛，士女昌逸，歌聲舞節，袿服華粧，桃花淥水之間，秋月春風之下，無往非適。

且「山林阜壤，實文思之奧府。」(註八三)生活於此一環境中，文學素材寓目即得，沈氏有襄陽蹋銅蹄三首、江南弄四首(註八四)，亦作桐柏山金庭館碑、鍾山詩應西陽王教；前者柔媚婉約，後者逍遙遊放，即知山川秀美對休文之影響。

地理環境優越，交通輻輳，利於轉運財貨，貿遷有無，江漢之濱應運而生之大都市，如建業、吳郡、會稽、揚州、荊州等。是故宋齊以後，商業勃興，經濟繁榮，社會富庶，生活亦漸趨浮華。宋書周朗傳、錄朗上書孝武帝曰：

凡厥庶民，制度日侈。商販之室，飾等王侯，傭賣之身，製均妃后。凡一袖之大，足斷爲兩；一裾之長，可分爲二。見車馬不辨貴賤，視冠服不知尊卑。商販於飽食暖衣之餘，進而追求聲色之享樂。至若一般豪貴大族，生活揮霍，縱恣淫奢，較商賈猶有過之。由於蓄養姬妾、藝伎之風鼎盛，傷風敗俗之事，層出不窮，遂產生幸存苟安，及時行樂之頹廢心態。休文身居奢靡豫樂之生活環境，且久處端揆，其精神內涵，亦亟思繁華落盡見眞純乎！

四、玄學昌盛，佛教流通 士人之崇尚老莊玄學，肇始於東漢末年，其興起之因有三：⊖爲政治紊亂，⊙爲儒學衰微，⊙爲道家學說復興，印度佛教東來。逮乎南朝，內憂外患相乘，幾無寧日，人心浮動，玄學思想流風未沫，儒學衰微。廿二史劄記敘述南朝經學云：

南朝經學，本不如北，兼以上之人，不以此爲重，故習業益少。統計數朝，惟蕭齊之初，及梁武四十餘年間，儒學稍盛。齊書劉瓛傳謂晉尚玄言，宋尚文章，故經學不純。齊高帝少爲諸生，卽位後，王儉爲輔，又長於經禮，是以儒學大振。建武以後，則日漸衰廢。梁書姚察論曰：崔伏、何嚴等遭梁之崇儒重道，皆至高官，稽古之力，諸儒親遇之。陳書儒林傳序亦謂梁武開五館，建國學，置博士，以五經教授，帝每臨幸，親自試問，故極一時之盛。益可見經學之盛衰，總由於上之輕重也。（註八五）

衡諸吾國歷朝各代，政局一統之時，儒學昌盛；朝綱紊亂之際，儒學衰微。休文生當玄學興起，上自帝王貴戚，下至儒生武夫，無不溺之。齊書柳世隆傳：

世隆少立功名，晚專以談義自業。……常自云：「馬稍第一，清談第二，彈琴第三。」在朝不干世務，垂簾鼓琴，風韻清遠，甚獲世譽。

此爲武夫好文言，附庸風雅者。至若儒生兼通老、莊者，如伏曼容、嚴植之（註八六）；文士好文言者，如張融、袁象。（註八七）玄學風盛，則嚮往遊仙、企慕隱逸，爲求忽忘形骸，返回自然，追求心神之超然無累，唯自然山水遠離俗世塵纒，乃隱逸之絕佳處所，沈氏作遊仙詩、山水詩甚夥（註八八），未嘗非受玄遠風尚之影響。

初期玄學，以周易、老、莊爲主，東晉以降，佛學亦滲入清談，與老莊相互發明，至隋此風乃息。且宗教原爲亂世之產物，南朝時佛教興盛；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，列舉佛教宗派，凡十三家，除俱舍、攝論二宗起於隋文帝之世，華嚴、法相、

真言三宗起於唐世外，餘成實、三論、涅槃、律、地論、淨土、禪、天臺八宗，皆起於晉南北朝之世也。佛教在南朝傳播之盛，其因有二：帝王皈依甚篤，此其一；與儒、道思想結合，此其二。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奉佛，王奂嘗請幸其府，以不欲殺牲却之，及大漸時，正坐呼道人，合掌便絕，頗類信淨土宗者所爲。(註八九)齊武帝立禪靈寺，大漸時，命靈上慎勿以牲爲祭，未山陵前，朔望祇設菜食，亦可見其皈依之篤(註九〇)。梁武帝屢幸同泰寺捨身，郊廟牲醴，皆代之以麵，其敬信，尤爲古所未聞。(註九一)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；南朝寺院林立，東晉有一千七百六十八所，梁時增至二千八百四十六所，僅京師一地，卽有五百餘所，僧尼十餘萬人。一般寺院皆擁有廣大之田宅果園，並因鑄像之故，金銀銅多流入寺廟中，成爲財富萃聚之淵藪，沙門生活優裕，時人遂願投身佛門。又東晉以後，中國佛教先後往西方求法，携回大量佛經，且力謀融通儒玄，俾使佛教中國化。而外國沙門來傳教者亦衆，不僅翻譯經典，宣揚佛法，且精通中國哲學，故極爲時流所重，以致士子研究佛理，通佛家教義，休文嘗作神不滅論、難范縝神滅論、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、佛知不異衆生知義、六道相續作佛義、彌陀佛銘，是知其生活行徑、詩文著作，皆染佛家色彩。(註九二)

(二) 內 因

一、才氣學習之性分 文心雕龍體性篇曰：「夫情動而言形，理發而文見；蓋沿隱以至顯，因內而符外者也。然才有庸雋，氣有剛柔，學有淺深，習有雅鄭。故辭理庸雋，莫能聰其才；風趣剛柔，寧或改其氣；事義淺深，未聞乖其學；體式雅鄭，鮮有反其習。」情理內隱，言文外顯；由於人之才、氣、學、習各殊，故文之風格互異，以此徵諸休文，五十八歲時作桐柏山金庭館碑：

自惟凡劣，識鑿鮮方。徒抱出俗之願，而無致遠之力。早尙幽棲，屏棄情累。留愛巖壑，託分魚鳥。

六十七歲時作報劉杳書：

生平愛嗜，不在人中；林壑之歡，多與事奪。日暮塗墮，此心往矣；猶復少存閑遠，微懷清曠。

則其出俗之願、隱逸之心，已然形成。蓋沈氏二十一歲時，因宋西陽王劉子尚遊建康東城之鍾山，依鍾山景致作「遊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五章」之四、五：

多值息心侶，結架山之足。八解鳴澗流，四禪隱巖曲。窈冥終不見，蕭條無可欲。
。所願從之遊，寸心於此足。（之四）

君王挺逸趣，羽旄臨崇基。白雲隨玉趾，青霞雜桂旗。淹留訪五藥，顧步佇三芝。
。於焉仰鑣駕，歲暮以爲期。（之五）

本篇爲興情悟理之作。「八解」「四禪」乃佛家修行語，休文嘗作內典序亦云：「駕四禪之眇眇，汎八解之悠悠。」又「窈冥終不見，蕭條無可欲。」源自老子：「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」至若「五藥」「三芝」所呈現之神仙氣氛極爲濃厚，是知此詩融佛、道、神仙思想於一體，其憧憬隱逸之心，於弱冠時卽已顯現。又遊沈道士館：

曰余知止足，是願不須豐。遇可淹留處，便欲息微躬。山嶂遠重疊，竹樹近蒙籠。
。開衿濯寒水，解帶臨清風。所累非外物，爲念在玄空。朋友握石髓，賓至駕輕鴻。
。都令人逕絕，唯使雲路通。一學陵倒景，無事適華嵩。

本詩流露甘貧、無求之心，與詩經陳風衡門，實同工而異曲。老子曰：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」沈氏心知止足，企慕老氏所言；雖道體無形，然心嚮往之。其憧憬神仙之自由翱翔，溢於言表。迨乎晚年居鍾山山麓，「立宅東田，矚望郊阜。」因邸宅周圍景觀，作郊居賦，述當時心境：

回余眸於長城，觀高館於茲頽。雖混成以無跡，寔遺訓之可乘。始飡霞而吐霧，
終陵虛而倒影。駕雖覩之連卷，泛天江之悠水。指咸池而一息，望瑤臺而高騁。
匪爽言以自誇，冀神方之可請。

「咸池」「瑤臺」乃楚辭中天神與神仙之居處，是知沈氏欲藉神仙解憂散懷。郊居賦又云：

念甚驚颺，生猶聚沫。歸妙軫於一乘，啓玄扉於三達。欲息心以遣累，必違人而後豁。
。或結縲於巖根，或開櫺於木末。室闔蘿蔭，檐梢松栝。既得理於兼謝，固忘懷於飢渴。
。或攀枝獨遠，或凌雲高蹈。因葺茨以結名，猶觀空以表號。得忘己於茲日，豈期心於來報。

梁書本傳曰：「約性不飲酒，少嗜欲，雖時遇隆重，而居處儉素。作郊居賦，尋加特進，光祿、侍中、少傅如故。」賦中所言「欲息心以遣累，必違人而後豁。」知人事羈累，位居要津，實非所願。而「觀空」乃佛道之依歸，「兼謝」「忘己」爲莊子理想之境地。是故休文一生，自弱冠至晚年，均嚮慕佛、道之超世曠遠，憧憬老莊與神仙之隱逸

；讀其詩文，自少至老不改此一性分。

二、世族門閥之出身 自魏陳羣立九品中正取士之制，沿及晉代，有所謂「上品無寒門，下品無世族」者，貴族與平民之區別峻立，壁壘森嚴。南北朝時，門第益重，視布衣寒素，殆猶薰蕕之不可以同器，清濁之不可以合流。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曰：「世祿之盛，習爲舊準，羽儀之隆，人懷羨慕，君臣之節，徒致虛名。貴仕素質，皆由門慶，平流進取，坐至公卿。」爲南朝遍存之現象。且南朝士人有世族與寒門之分，雙方甚至不相並坐，生活方式亦各不相同。專權世族成羣結黨，政治上，居於領導地位，然多不親政務，避免邊職。學術上，因受教育，故文學高才代代相傳。梁書謝舉何敬容傳論云：

魏正始及晉之中朝，時俗尚於玄虛，貴爲放誕，尚書丞郎以上，簿領文案，不復經懷，皆成於令史。逮乎江左，此道彌弱，惟卞壺以臺閣之務，頗欲綜理，阮孚謂之曰：「卿常無閑暇，不乃勞乎。」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，未嘗省牒，風流相尚，其流遂遠。望白署空，是稱清貴，恪勤匪懈，終滯鄙俗。是使朝經廢於上，職事隳於下。小人道長，抑此之由。

陳書後主紀論亦曰：

自魏正始、晉中朝以來，貴臣雖有識治者，皆以文學相處，罕關庶務，朝章大典，方參議焉，文案簿領，咸委小吏，浸以成俗。

南朝高門世胄無論在政治上、經濟上，以至社會上，皆成爲特權階級，既以風流相尚，又罕以世務嬰懷（註九三）。沈氏亦爲世族，依宋書自序與梁書本傳所云：

休文高祖名警，惇篤有行業，學通左氏春秋。家世富殖，財產累千金，仕郡主簿，後將軍謝安命爲參軍，甚相敬重。警內足於財，爲東南豪士，無仕進意，謝病歸，安固留不止，乃謂警曰：「沈參軍，卿有獨善之志，不亦高乎。」還家積載，以素養自娛。高祖名穆夫，東晉安帝隆安三年，係恩以爲前部參軍、振武將軍、餘姚令。祖名林子，曾任宋征虜將軍，簡泰廉靖，不交接世務，義讓之美，著於閭門，雖在戎旅，語不及軍事。父名璞，曾任淮南太守，沈深守靜，不求名譽。璞於元嘉末因事被誅，時休文年未及十三。幼年卽流寓他鄉，孤危拓落，後會赦免，篤志好學，晝夜不倦。母恐其以勞生疾，常爲之減油滅火。而其書之所讀，入夜輒能熟誦，遂博通羣籍，能屬文。

是知休文爲征虜將軍、淮南太守之後。學術上，具世族之特質，唯生平閱歷，較一般世族多所歷練。(註九四)且劉宋、蕭齊族姓寒微，與司馬氏不同。(註九五)見世族多不親政務，故南朝人主思力反晉習，擢用才識較優之寒素典掌軍國機密，裁抑名門，故彼時寒門登要路，率目爲恩倖。齊武帝嘗云：「學士輩不堪經國，唯人讀書耳。經國，一劉係宗足矣。沈約、王融數百人，於事何用。」(註九六)皇室與世族處於對立之地位，寒門出身之佞幸得志。沈約爲世族，嘗奏彈王源聯婚富陽滿氏：

風聞東海王源，嫁女與富陽滿氏。源雖人品庸陋，胄實參華。源頻叨諸府戎禁，豫班通徹，而託姻結好，唯利是求，玷辱流輩，莫斯爲甚。王滿連姻，寔駭物聽。豈有六卿之胄，納女於管庫之人，宋子何紡，同穴於輿臺之鬼。高門降衡，雖自己作，蔑祖辱親，於事爲甚。此風弗剪，其源遂開。

爲維護世族門閥之地位，可謂不遺餘力。永明五年春，被敕撰宋書，復於恩倖傳序曰：夫人君南面，九重奧絕，陪奉朝夕，義隔卿上，階闕之任，宜有司存。既而恩以倖生，信由恩固，無可憚之姿，有易親之色。孝建、泰始，主威獨運，官置百司，權不外假，而刑政糾雜，理難偏通，耳目所寄，事歸近習。人主謂其身卑位薄，以爲權不得重。曾不知鼠憑社貴，狐藉虎威，外無逼主之嫌，內有專用之功，勢傾天下，宋之或悟。

此係爲世族立言。門閥地位與當朝心理，既是相互對立，沈氏雖有志臺司，亦有跋前疐後、壯志難伸之感！遙念高祖警「以素養自娛，無仕進意。」祖林子、父璞之風義，終令休文嚮慕，故於永泰元年憩趾汝南，作桐柏臺金庭館碑，摭其隱逸思想，亦有感而發耶。

三、置身政界之宦況 宋書白序云：「泰始初，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啓明帝，有勅賜許。」梁書本傳曰：「起家奉朝請。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。」此爲沈氏與朝廷接觸之始，時年二十五、六。至梁武帝天監十二年，以特進光祿大夫卒於官，年七十三，置身政界垂五十載。歷事三代，諳悉舊章，博物洽聞，當世取則。惜所事人君，英主絕少，茲以齊明帝、東昏侯、和帝、梁武帝爲例。

永明十一年秋七月、齊武帝崩，皇太孫昭業繼位，宗室蕭鸞（高帝兄道生之子）輔政。昭業行跡放蕩，蕭鸞陰謀篡位，於次年弑之，改立昭業弟昭文。尋又廢昭文自立，是爲明帝，休文進號輔國將軍。作「賀齊明帝登祚啓」：「伏惟陛下，大聖在躬，君德

以表，龍章日綵，煥若麗天，納麓賓門，道風遐被，眷化神行，無思不治，獄訟永歸，天人戴仰。」唯明帝立，大相誅害，且利用典籤之官，殺害宗室，竟無一人相抗。

(註九七)

永泰元年、明帝崩，太子寶卷繼位，是為東昏侯，狎暱羣小，荒嬉無度，皇室與方鎮間傾軋殘殺，未嘗或已。永元元年九月、以頻誅大臣，大赦天下。休文作「赦詔」：「朕每存容隱，冀或能浚。而靡懲前愆，彌結後釁。七百業艱，宗廟事重。不得不垂涕行戮，以義斷恩。或藩屬皇宗，或睦姻近戚。夫豈不懷，社稷故也。」永元二年三月，崔慧景於廣陵舉兵襲京師，豫州刺史蕭懿起義救援。四月、慧景棄衆走，斬首。休文復作「大赦詔」：「凡與崔慧景協契同謀，首為奸逆。……惟崔慧景諸子，不在赦例。」

(註九八)

永元三年、雍州刺史蕭衍反。衍久蓄異志，又憤其兄蕭懿無辜被殺，遂奉荊州刺史蕭寶融為相國，舉兵向闕。既而寶融即位於江陵，是為和帝。休文之事和帝，官驃騎司馬，遷梁臺吏部尚書，兼右僕射。維時梁武尚居藩國，而久以帝制自為，沈氏名列府僚，而實則權侔宰輔，其委任隆重，即元勳宿將，莫敢望焉。(註九九)

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、兼衛尉張稷、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，送首義師。中興二年、蕭衍廢和帝為巴陵王而自即帝位，是為梁武帝，並改元天監，齊遂亡。休文作「為梁武帝除東昏制令」，文曰：「猥以寡薄，屬當大寵。雖運距中興，難同草昧。思闡皇休，與之更始。」當是東昏被弑，參製霸府文筆時所作。(註一〇〇)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，為南朝最長之君統，唯其當政，前半期甚佳，後半期敗壞，與前期用周捨、徐勉、范雲、沈約而治，後期用朱异諂媚而亂，關係極大。

或謂休文歷事諸君，有違忠貞，實則南朝諸臣，或為股肱輔弼，或為幕僚智囊，其運籌帷幄隨宋、齊、梁、陳各代遞嬗，無所謂「忠臣不事二主」，唯有南、北之分。休文本諸「主憂臣勞，主辱臣死」之忠誠，殫智竭慮，歷經劉宋、蕭齊得國之後，多濫行誅戮，驕奢淫侈，置生民憂戚於度外，視名教綱常為桎梏人心之具，芻狗禮義廉恥，弁髦倫理道德。復以久處端揆，權侔宰輔，見文士多沉淪自晦，託為放逸，其雖未「身隱」，然所作詩文闡發佛、道思想之「道隱」，已然可見，實為置身政界以至之！

四、人天永隔之歷練 齊武帝永明年間，文惠太子長懋之東宮、竟陵王子良開西邸，沈約以文才見引(註一〇一)，可謂知遇。梁書本傳：「(文惠)太子入居東宮，為步兵

校尉，管書記，直永壽省，校四部圖書。時東宮多士，約特被親遇，每直入見，影斜方出。當時王侯到宮，或不得進，約每以爲言。太子曰：「吾生平懶起，是卿所悉，得卿談論，然後忘寢。卿欲我夙興，可恆早入。」永明三年，侍皇太子釋奠作「侍皇太子釋奠宴」詩。永明五年，竟陵王子良因禮才好士，傾意賓客，天下才學皆遊集焉。約與梁武帝蕭衍、蘭陵蕭琛、琅邪王融、陳郡謝朓、南鄉范雲、樂安任昉、陸倕等皆遊焉，號曰八友。(註一〇一) 子良善立勝事，夏月客至，爲設瓜飲及甘果，著之文教。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，皆發教撰錄。又於西邸奉司徒竟陵教作擬風賦、高松賦、桐賦(註一〇二)、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啓、謝齊竟陵王亦永明樂歌啓、謝齊竟陵王賚母赫國雲氣黃綾裙袴啓、謝司徒賜北蘇啓、謝齊竟陵王永華殿瓔珞啓(註一〇四)、竟陵王造釋迦像記(註一〇五)、爲齊竟陵王解講疏二篇(註一〇六)。蓋文惠太子與竟陵王俱好釋氏(註一〇七)，甚相友悌。子良敬信尤篤，數於邸園營齋戒，大集朝臣衆僧，至於賦食行水，或躬親其事。沈氏精研佛教義理，與長懋、子良可謂志趣相同。惜永明十一年春正月、太子長懋卒，年僅三十六，齊鬱林王隆昌元年，竟陵王疾篤，夏四月薨；一年之間，休文再嘗人天永隔之悲，作「追崇竟陵王子良詔」(註一〇八)。南齊書陸厥傳曰：

永明末，盛爲文章，吳興沈約、陳郡謝朓、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。約等文皆用宮商，以平上去入爲四聲，以此制韻，不可增減，世呼爲「永明體」。

謝朓、王融、周顒與沈氏乃論學問難之友。謝朓於永元元年、爲始安王蕭遙光迫害而死，王融於永明十一年、爲鬱林王下獄賜死，至於周顒，「音辭辯麗，出言不窮。汎涉百家，長於佛理。顒於鍾山西立隱舍，休沐則歸之。善老、易，與張融相遇，輒以玄言相滯，彌日不解。清貧寡欲，終日長蔬食。」(註一〇九) 是知彥倫亦具隱逸之特質。則休文所結交者，多長於佛理、玄學，且甘貧、無求之友，然友朋之先後謝世，亦感人世無常，意欲隱逸，所作早發定山、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，顯見超世曠遠之思想，均成篇於隆昌元年(註一一〇)，或即因人天永隔之慟，有感而作耶！

肆、結 語

縱觀休文一生，久處端揆，未嘗遁迹江湖之上、藏名巖石之下，所作闡發隱逸思想

之篇什甚夥，或謂乃碌碌有類沽名者，然而蟬蛻蠶埃之中，自致寰區之外，實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！復以權倖宰輔之尊，其隱逸思想對抑貪止競、揚清激濁之世風，當多所影響。荀子脩身篇有言曰：「志意修則驕富貴，道義重則輕王公。」沈約之謂也。

附 註

註 一：易、坤、文言

註 二：易、乾、文言、初九

註 三：易、履、九二

註 四：論語憲問

註 五：同註四

註 六：論語微子

註 七：南齊書卷五十四、高逸傳序

註 八：後漢書卷八十三、逸民傳序

註 九：蔣星德、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、頁一～六。龍田出版社。民國七十一年五月版。

註一〇：後漢書卷十七、岑彭傳：「（彭之曾孫）紀遷魏郡太守，招聘隱逸，與參政事，無爲而化。」

註一一：南史卷五十二、梁安成康王秀傳：「招隱逸，辟處士。」

註一二：宋書卷九十三、隱逸傳序

註一三：梁書卷五十一、處士傳序

註一四：易、巽、上九

註一五：論語泰伯

註一六：論語季氏

註一七：詩、小雅、北山

註一八：宋郭茂倩樂府詩集第八十三卷、雜歌謠辭一、擊壤歌、帝王世紀曰：「帝堯之世，天下大和，百姓無事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。」里仁書局印行、頁一一六五。

註一九：老子八十章。

註二〇：論語衛靈公

註二一：孟子盡心上

註二二：詳見王叔岷莊學管闡、頁一三三～一三五。王國瓊中國山水詩研究、頁一〇一～一一九、聯

沈約隱逸思想探原

經出版事業公司。

- 註二三：洪順隆、由隱逸到宮體、頁一～二五。文史哲出版社。
- 註二四：朱熹詩集傳卷三、頁三五。中華書局。
- 註二五：姚際恆詩經通論卷四、頁八二。河洛出版社。民國六十九年八月版。
- 註二六：朱熹詩集傳卷五、頁六五。中華書局。
- 註二七：朱熹詩集傳卷七、頁八二。中華書局。
- 註二八：姚際恆詩經通論卷七、頁一四六。河洛出版社。民國六十九年八月版。
- 註二九：全漢詩卷二、頁二一～二二。丁福保編、世界書局印行。下同。
- 註三〇：洪興祖楚辭補注、卷十二、頁三八一。藝文印書館。
- 註三一：王船山楚辭通釋卷十二、頁一六五。長安出版社清人楚辭注三種。
- 註三二：游國恩楚辭概論、頁二五七。九思出版社印行、民國六十七年臺一版。
- 註三三：余英時、漢晉之際的新自覺與新思潮，新亞學報第四卷第一期（一九五九年八月）、頁四六～四九。
- 註三四：後漢書仲長統傳。全漢詩卷二、頁四三。
- 註三五：三國志卷二十一、阮瑀傳、裴松之注。
- 註三六：全三國詩卷三、頁一八八。丁福保編、世界書局印行、下同。
- 註三七：同註三五。
- 註三八：全三國詩卷三、頁二〇一。
- 註三九：三國志卷九、何晏傳、裴松之注：「太祖爲司空時，納晏母並收養晏，見寵如公子。…晏前以尙主，得賜爵爲列侯。」
- 註四〇：全三國詩卷四、頁二〇九。
- 註四一：全三國詩卷五、頁二一五。
- 註四二：全晉詩卷四、頁三九〇。丁福保編、世界書局印行。下同。
- 註四三：全晉詩卷二、頁三二〇。
- 註四四：全晉詩卷二、頁二八二。
- 註四五：全晉詩卷二、頁二八五。
- 註四六：全晉詩卷三、頁三六一～三六二。
- 註四七：全晉詩卷四、頁三八六。
- 註四八：晉書卷五十五、張協傳。
- 註四九：全晉詩卷四、頁三九四。

- 註五〇：晉書卷五十五、潘岳傳。
- 註五一：全晉詩卷四、頁三七四。
- 註五二：晉書卷九十二、文苑傳、張翰傳。
- 註五三：全晉詩卷四、頁三八九。
- 註五四：王次澄、南朝詩研究、頁一二六。東吳大學出版。
- 註五五：全晉詩卷五、頁四四一。
- 註五六：全晉詩卷五、頁四四三。
- 註五七：晉書卷五十六、孫綽傳。
- 註五八：全晉詩卷五、頁四三六。
- 註五九：靖節先生集卷四、頁十三、讀山海經。中華書局四部備要、下同。
- 註六〇：靖節先生集卷三、頁十七、飲酒。
- 註六一：全晉詩卷三、頁三四八。
- 註六二：晉書卷五十四、陸機傳。
- 註六三：參看王國瓔、山水詩研究、頁一〇一～一一九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。
- 註六四：唐李延壽作南史與北史後，「南北朝」名稱始定。自此一般文學史所謂之「南朝」，多採李氏界說，即指宋、南齊、梁、陳四代而言，凡一六九年。
- 註六五：宋、齊、梁三代，凡一三七年，合計十九位帝王，得善終者僅六人。參看張仁青、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、頁五。文史哲出版社。
- 註六六：廿二史劄記、卷七、禪代條。
- 註六七：錢穆國史大綱、頁一九九～二〇〇。商務印書館、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修訂七版。下同。
- 註六八：事詳資治通鑑卷一四三、齊紀九。
- 註六九：鍾離之役、見資治通鑑卷一四六、梁紀二。
- 註七〇：錢穆國史大綱、頁二〇〇～二〇二。
- 註七一：廿二史劄記、卷十一、宋齊多荒正條。
- 註七二：張仁青、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、頁二六三～二六六。文史哲出版社。
- 註七三：勞幹、魏晉南北朝史、頁七二～九五。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、民國六十九年八月。
- 註七四：論語子路
- 註七五：參看南史卷二十六袁粲傳、卷三十七沈攸之傳、卷五十八章粲傳。
- 註七六：南齊書卷四十、武十七王傳。

沈約隱逸思想探原

- 註七七：南齊書卷四十七、謝朓傳。
- 註七八：南齊書卷五十二、文學傳。
- 註七九：參看劉申叔先生遺書、南北學派不同論、頁六五七。華世出版社印行。
- 註八〇：昭明文選卷五。
- 註八一：嚴可均輯、全宋文卷三十一、頁二六〇四。中文出版社印行。
- 註八二：盧清青、齊梁詩探微、頁一三～一七。文史哲出版社。
- 註八三：文心雕龍物色。
- 註八四：宋郭茂倩樂府詩集、卷四十八、清商曲辭五、頁七〇八。又同書、卷五十、清商曲辭七、頁七二九。里仁書局印行。
- 註八五：廿二史劄記卷十五、南朝經學。
- 註八六：梁書儒林傳伏曼容傳：「善老、易，倜儻好大言，嘗云：『何晏疑易中九事，以吾觀之，晏了不學也。故知平叔有所短。』」梁書儒林傳鐵植之傳：「少善莊老，能玄言。」
- 註八七：南齊書張融傳：「融玄義無師法，而神解過人，白黑談論，鮮能抗袒。」南齊書袁粲傳：「粲少有風氣，好屬文及玄言。」
- 註八八：姚振黎、沈約詩之內涵析論。中央大學文學院院刊第四期、民國七十五年六月。
- 註八九：見宋書宋明帝本紀、齊書王奂傳、南史循吏虞愿傳。
- 註九〇：見齊書五行志、武帝本紀。
- 註九一：見梁書武帝本紀。
- 註九二：王次澄南朝詩研究、頁一四～一五。東吳大學印行。
- 註九三：張仁青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、頁一八三。文史哲出版社印行。
- 註九四：依一國志魏志諸大臣傳之記載，時見貴族高門起家卽爲黃散；大臣子弟十餘歲卽可作官，如鍾毓十四歲、夏侯玄之子二十歲均爲官，可爲例證。高門世胄專圖養望，坐至公卿，晉宋承其風。
- 註九五：劉裕少時伐荻新州，又嘗負弓遠社錢被執。蕭道成自稱素族，臨崩遺詔：「吾本布衣素族，念不到此。因時來，遂隆大業。」蕭衍與道成同族。
- 註九六：南史卷七十七、恩倖劉係宗傳。
- 註九七：參看南齊書卷五、海陵王本紀。卷六明帝本紀。梁書沈約傳。全梁文卷二十八、頁三一—一四上、中文出版社。
- 註九八：參看南齊書卷七、東昏侯本紀。全梁文卷二十六、頁三一〇二上及三一〇三上、中文出版社。

註九九：梁書卷一武帝本紀上。王金陵劉勰年譜、嘉新水泥文化基金會印行。

註一〇〇：參看梁書卷一、武帝本紀上。全梁文卷二十六、頁三一〇六上、中文出版社。姚振黎
沈約作品繫年。

註一〇一：梁書卷二十六、范曄傳。

註一〇二：南齊書卷四十、竟陵文宣王子良傳。梁書卷一、武帝本紀上、本傳。

註一〇三：三賦均見於全梁文卷二十五。

註一〇四：以上五詩均見於全梁文卷二十八。

註一〇五：見於全梁文卷三十，張溥沈隱侯集題作「齊竟陵王題佛光記」。

註一〇六：全梁文卷三十二。

註一〇七：南齊書卷二十一、文惠太子傳：「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，立六疾館以養窮民
」。

註一〇八：見全齊文卷五，文苑英華以為沈約作。

註一〇九：南齊書卷四十一、周顥傳。

註一一〇：姚振黎、沈約作品繫年。